

難 忘 的 老 長 官

外交奇傑葉公超

蔡 以 典

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早晨前駐巴西大使館參事鄭炳鈞兄告我：「葉公超先生因檢查心臟病，住在榮民總醫院，不幸跌了一跤，右腿骨裂開，已開刀，正休養中。」可是炳鈞兄不知道公超先生住在那號病房和病床。第二天（十五日）早晨前駐義大使館公使張為賓兄告我：「公超先生住榮總中正樓四十五病房第九床。」

病中瑣憶字字珠璣

十五日中午我從北投外交部宿舍趕往榮總去看望公超先生，四十五病房是在中正樓的十一樓，我找到了第九病床，房門開着，公超先生平躺在病床上，一位護士小姐和另外一位小姐正在為他做右腿的物理治療。我走近他的病床，他高興的笑了，滿臉欣喜而感謝的表情，雙手緊握着我的右手，連說「謝謝你那麼遠跑來看我。」但他也擔心將來不能行走。我連忙告訴他說：「部長一定會復元的。以我為例，十二年以前，因左腿膝部患風濕性關節炎，在榮總開刀治療，當時是住第二病房，部長因作心臟檢查，住第一病房。我開刀後，在病床上不能動彈，連翻身都不可能

。部長每天都到我在住的病房來看我，並安慰我一定會復元。這一段往事，部長還記得嗎？」他笑着說：「記得！記得！你現在完全恢復了！」我回答他：「可不是嗎？所以部長將來也一定會完全復元。容我來追隨部長，管理部長的私人檔案資料，好好的寫一本回憶錄。」

公超先生笑了，他指指病房中餐桌上的「一篇文稿，要我取閱，我拿來一看正是他的「病中雜憶」後來改為「病中瑣憶」，我一口氣讀完，真是字字珠璣，令人愛不釋手，現在先將他的「病中瑣憶」恭錄如下，以饜中外雜誌讀者。

「大吃洋糖」

「我是跟著叔叔恭綽先生長大的。

「小時候我非常頑皮，常常挨打。

「當時在北平城，分有漢人區和滿人區，長輩是嚴禁我們到滿人區去的。可是，我們小孩子對滿人區特別好奇，因為外國商船帶來很多稀罕的東西只有在那裏才看得見買得到。

「有一回我拿了錢和玩伴一起溜到滿人區去買洋糖吃，喜孜孜的，沒料到事後還是被發現了，於是挨了大人一頓責罵和鞭打，但是畢竟糖已

經吃進了肚子，挨打也就不覺得什麼了。

「那時家裏有一輛馬車是叔叔坐的。一天馬車停在門口，我覺得好玩，胆子又大就跳上車子執起繩繩拉著車子就跑。家裏的人看不見車嚇壞了，我玩了一圈又把車停了回去，趕快躲了起來，好幾天不敢出來。

「兒時，趣事真多，現在想想仍覺有趣。」

「老虎送客」

「張大千和我是在蘇州認識的。

「有一次找到他蘇州家裏。大千是美食家，我也喜歡研究吃。那天天氣熱，大千就脫了衣服打著赤膊，只穿了件短褲，自己下廚炒菜，我則來回廚房、飯廳之間替他端菜。現在一幌四、五十年過去了，我老得連菜都不能端了。

「大千的哥哥養了一隻老虎，那隻老虎通靈，不關在籠裏，就任著牠在屋裏、園裏走來走去。每次客人來拜訪大千兄弟，談話時老虎就靜臥一旁，待客人離去時，老虎就跟著送客。

「大千的哥哥在自己臥房睡榻旁邊，又做了一張床，老虎每天晚上和他並排而睡。

「不久中日戰起，日本人來了，大千一家逃

難沒法子帶走老虎，就託一個學生照顧。後來這個學生有事得離開幾天，於是準備了三十斤牛肉把老虎誘進籠子裏關起來。沒料到戰爭的影響，延擱了半個月回來，發現老虎已經餓死了。」



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葉公超外長（左）任中華民國出席聯大首席代表與蔣廷黻代表在聯大會場商談時留影。

「愛犬洗腳」
「談起大千哥哥那隻老虎，不免想起小女葉彤養的一隻狗，亦通人性。」

「我去舊金山探望女兒，女兒拍拍狗說：『這是爹地。』牠像聽懂似的，搖搖尾巴，後來我住在那裏的日子，牠對我一直非常友好。女兒家住半山腰上，遠遠見到郵差，女兒就叫狗去拿信，牠立刻飛奔而下叫信而上。」

「這隻狗很喜歡親近主人，牠晚上睡在女兒的床上，可是若不替牠洗腳，牠就不上床，所以每天一定要等女兒替牠擦了身，洗了腳，牠才肯跳上床睡覺。」

「前些年我住天母，也養了兩隻大丹狗，每天清晨牽著狗散步。搬回台北市區之後，大廈沒有養狗的環境，兩隻狗都送了人。現在想起，依舊十分懷念。」

「評論魯迅」
「這些年來我一直託朋友替我找一篇舊文章。」

「魯迅死了以後，我特別把魯迅所有的作品都搜集來，不眠不休的花了好幾天時間把牠們一口氣全讀完，然後寫了一篇長文，大約有一萬多字，發表在天津益世報副刊上。」

「這篇文章裏我曾經提到胡適之、徐志摩的散文都不如魯迅。我說魯迅雖然沒有人格，但是散文却最好。」

「文章發表之後，胡適之很不高興，他跟我說：『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

你為什麼寫那麼長的文章捧他。』我是另一種想法，人歸人，文章歸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學的成就。」

「最近我特別想再重看這篇著作，倒不是因為很多人罵這篇文章，而是裏面提到許多人，許多事，畢竟年紀大了，總會常常懷舊。」

「生病開刀以來，許多老朋友來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淚。回想這一生，竟覺自己是悲劇的主角，一輩子脾氣大，吃的也就是這個虧，却改不過來，總忍不住要發脾氣。」

「有天做物理治療時遇見張岳公，他講：『六十而耳順，就事凡事要聽話』心中不免感慨。」

我讀完公超先生的原稿後，不由自主地連聲說：「太好了，太好了，」他笑了！再度伸出雙手緊握着我的右手，我發現他的雙眼噙着淚水，他的臉色是蒼白的，使我立時興起一種不祥的感受。

和他握別走出病房，我默默地為他說禱，希望他早日康復。然而，二十日的上午十一時，我得到電話公超先生於當日上午九時零五分病逝榮總，我真不敢相信那是事實，不幸的是他的確離開了這可愛的人間。

我立即寫懷念公超先生的小文，我熱淚盈眶，他不僅是我的長官，也是我最敬佩的長者。他才氣縱橫：是名教授，是卓越的外交家，是書畫雙絕的藝術家。在他七十八年的生命中，具備了真、善、美、純潔的德行，令人永遠感念難忘。

外交運用兩着妙棋

記得民國三十八年的夏天，因為中共擴大叛

亂的關係，外交部南遷廣州，閻錫山先生出任行政院長，組織戰鬥內閣，吳鐵城先生出任外交部長。不久便離開了廣州，擔任政務次長代理部務



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中日和約」在台北市簽字，葉公超部長（左）致詞時留影。

的葉公超先生，挺身而出負起處理部務的重任。當時各國駐華使節，都不隨同我政府南遷，只有蘇聯駐華大使羅申（ROSHIN）到了廣州。羅申

之到廣州，目的是想利用我處境艱困的時候，獲取新疆省的權益。三十八年元月二十四日蘇聯駐迪化總領事曾向我駐新疆特派員劉澤榮提出「關於新疆省內中蘇貿易與經濟合作」的老案，那是抗戰勝利之初前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先生希望蘇聯不在新疆製造事端，於三十四年元月十九日面交蘇聯駐華代辦司高確的一項建議，蘇方置而不答。三十五年十一月四日新疆省兼主席張治中再將此項建議面交蘇聯駐迪化總領事薩維利也夫，蘇方還是久無答覆。過了三年蘇方忽然向我提出此一老案，公超先生洞燭蘇方的陰謀，是企圖乘我危急存亡之際，合法的攫奪新疆省的權益。原則上他決定不與蘇方達成任何協議，祇令劉特派員與蘇方虛與委蛇。因為這是出賣國家權益的行為，豈是公超先生所能做的。

三十七年冬天外交部撤退廣州的初期，公超先生任外交部常務次長，他毅然決定把外交部的全部檔案運到台灣，因此外交檔案一直保持完整，尤其是自清朝到大陸撤守所有和外國簽訂的條約、協定等重要文獻，都完整無缺，這應該歸功於公超先生的遠見。

三十八年六月十日公超先生正式出任外長。三十九年三月一日先總統 蔣公復職，公超先生留任，一直到四十七年七月十四日

調任駐美大使為止。

公超先生出任外交部長，可說是「受命於危難之秋」。（當時傅秉常、胡適兩先生感到局勢艱難，前途無望堅辭不願出任外長，）回顧當時我國的處境：三十八年八月初美國政府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對我政府惡語相加，使我國的對外關係，蒙受不利的影響。十月一日，中共偽政權在北平正式開羅，蘇聯及其東歐附庸各國，立即予以承認。卅八年年底，緬甸、印度率先承認；三十九年初，巴基斯坦、英國、錫蘭（斯里蘭卡）、挪威、丹麥、阿富汗、芬蘭、瑞典、瑞士、印尼、荷蘭等國，也紛紛相繼承認。歐、亞兩洲民主國家的承認中共偽政權，顯然是受了英國和印度的影響。公超先生有鑒於此，於三十九年元月六日在英國承認中共偽政權時，發表嚴正聲明，對英國政府嚴加譴責。

三十九年元月八日中共致電聯合國秘書長及安全理事會各國代表，要求取代聯合國各機構中的中國代表席位。公超先生立即電令我駐外使館向駐在國政府交涉遏阻其承認中共偽政權，並阻止中共進入聯合國。公超先生為使世界各國明瞭中共偽政權是蘇聯一手製造的附庸，於三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提請行政院院會決議後，電令我駐聯合國代表團於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向聯合國大會第四屆常會正式提出控蘇案。這些措施，是公超先生在外交運用上的兩着妙棋。既然讓舉世各國洞悉蘇聯是侵略他國的強盜，而中共偽政權又是俄國山大王們的傀儡，承認它或讓它進入聯合國，都會是毫無意義的。

葉公超先生任職外交部長期間，經辦了無數的重大案件，被人稱為外交奇才，因為篇幅關係，祇就「中日和約」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略述如後：

關於中日和約部份，盟國對日和會於民國四十年九月四日在美國金山市揭幕，由於多數國家的反對，我竟被擯於和會之外。同年九月八日和約簽字，我國當然未列入簽約國。公超先生以我國參加金山和約未能如願，乃積極進行與日本的雙邊和約。通過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及日本首相兼外長吉田茂的協調，日本政府於四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照會我方擬派河田烈（ISAOKAWADA）為全權代表，來台議訂一項終止戰爭狀態並重建正常關係之雙邊條約。河田烈於四十一年二月十七日抵達台北，公超先生則出任我方的全權代表。二月二十日舉行中日和約第一次會議，直到四月二十七日經過六十七天的折衝才告定案，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在台北賓館由雙方全權代表正式簽署。

深謀遠慮耿介直言

公超先生誠見超卓，最能掌握形勢，並加以運用，促成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民國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美國積極從事亞太地區集體安全的建立，先後與菲律賓、澳大利亞、紐西蘭、韓國、日本等國，訂立了安全條約。中美兩國的軍事合作，雖日趨密切，但沒有安全條約的締結。公超先生於四十二年十一月間乘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訪華之便，向尼克森建議締結中美安全條約。雙方雖經多次磋商，但美方頗

多顧慮。四十三年九月，中共駐廈門炮兵猛轟金門，引起國際間嚴重關切。美國遂亦改變態度，決意與我訂約。當時公超先生適在美國出席聯合國大會，奉命於十月下旬前往華府，會同駐美大使顧維鈞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及助理國務卿勞勃森進行訂約談判。自十月二十七日開始，至十一月月底議約完成。十二月二日由公超先生與杜勒斯國務卿代表兩國政府，在華府正式簽約，並發表如下之共同聲明：

「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茲已完成其締結共同安全條約之談判。此項條約將仿照美利堅合眾國在西太平洋所締結其他各項安全條約之一般形式。

「此項條約將承認締約國對台灣澎湖以及美國所轄西太平洋島嶼之安全，具有共同之利害關係；規定經雙方之協議，將包括締約國其他領土；並以應付此項條約區域安全之武裝攻擊為對象，對於任何此項威脅或攻擊，規定經常會商。

「此項條約對於美國與其他太平洋區域國家業已締結之各集體防禦條約所建立之集體系統，更鑄一環。凡此諸項辦法，構成保衛西太平洋人民抵抗共產侵略之主要軀幹。

「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所訂此項條約，將一如其他各條約，屬於防守性質。該條約將重申締約國對於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之尊崇。」

中美雙方締約以後，於十二月十日舉行換文，條約經雙方批准後，於一九五五年亦即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三日在台北互換生效。在條約尚未生效以前，公超先生以我方於四十四年初撤守大陳

，美方防禦外島，並無明顯表示。其時公超先生仍在美國，當即奉命洽請美方，及時採取行動。乃有四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國國會通過「授權美國總統協防台灣及澎湖之決議案」，並經艾森豪總統於一月二十九日簽署實施。決議案主要內容如下：

「（前略）美利堅合眾國參議院與眾議院茲經決議：

「授權美國總統，在其認為必要時，為確保及防衛台灣與澎湖以抵抗武裝攻擊之特定目的，得使用美國武裝部隊。此項授權包括該地區內正握於友好手中之有關據點與領土之確保與防衛，以及依總統判斷，為保證台灣與澎湖之防衛所應採取之其他必要或適當之措施。

「本決議案，在總統確認該地區之和平與安全，已因聯合國所採行動或其他關係所造成之國際形勢，而獲得合理之保證，並將上述情勢向國會提出報告時，即行失效。」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生效後，中美兩國復為盟友，中外觀感一新。對於台灣局勢的穩定，當然發生良好的影響，公超先生功不可沒。

公超先生多才多藝，能詩能文，深謀遠慮，耿介直言，真是現代第一位外交奇傑，我所敘述的他的事功只是萬一。但就這兩項事件，已可窺見他的偉大貢獻。我含着熱淚放下紙筆，好像他還是在病榻上和我對話時一樣。似乎又看見了他噙着眼淚的表情，然而天人永隔，惟有虔誠地祝禱他在天國安息！公超先生！安息吧！

——七十年十一月廿日於台北



公蔣與（右）卿務國斯勒杜同陪（二左）長部超公葉
 。德萊莊使大華駐國美為左，談會石介



市北台在約條禦防同共美中日三月三年三十四國民
 斯勒杜國美為右長部超公葉為左，文換字簽堂山中
 。卿務國



美中明說詞致長部超公葉後文換字簽約條禦防美中
獻貢大重有必平和界世護維對作合



固永誼友美中祝互手握卿務國斯勒杜與長部超公葉